

古
龍

春
水
駝
鈴



古
龙

春水驼铃

上

目 录

第 一 回	旅店天寒移鸾换凤 边城春早走马飞龙	(1)
第 二 回	琵琶巷把花怜远嫁 望山庄扳石慨前尘	(55)
第 三 回	散资财侠少走风尘 遭蹂躏村姑投古刹	(103)
第 四 回	凭义愤单剑驱贼众 访侠踪匹马越关山	(196)
第 五 回	御群凶长河过乌骓 挥痛泪大漠埋侠骨	(265)
第 六 回	赛八仙森林述侠踪 春雪瓶草原争铁骑	(337)
第 七 回	万里天山双剑腾起 无边大漠小龙飞来	(423)
第 八 回	启亲灵泪沾三尺土 触义愤拳打半天云	(485)
第 九 回	娇躯宝剑夜战豪雄 浊酒狂歌屈遭缧绁	(552)

第十回	感深交莽汉硬作媒 依巧计崇楼狂挥剑	 (625)
第十一回	冲风冒雪铁骑追车 震海惊山娇娥解难	 (740)
第十二回	达坂城罗衣明往事 甘凉道铁骑访群雄	 (802)
第十三回	走凉州假意结豪友 寻疑索潜迹探崇楼	 (861)
第十四回	深山剑影女杰寻仇 石窟火光奇侠尽义	 (948)
第十五回	单人马雪地遭计擒 再义侠深庄翦巨恶	 (998)
第十六回	驰旷野忍病救情人 返家乡磨剑寻宿恨	 (1078)
第十七回	孤舟快语谢绝情丝 野店良宵撮成佳偶	 (1148)
第十八回	夜雨潇潇孤剑自倚 银灯暗暗美人忽来	 (1203)
第十九回	冀北江南侠踪游遍 边疆沙草俚影相依	 (1253)

第一回 旅店天寒移鸾换凤 边城春早走马飞龙

名门闺秀盖世之女玉娇龙，自与大盗罗小虎结了解不解之缘后，风浪迭生，两情弥笃，只以身份悬殊，难相配合，又因玉曾挟技横行，结怨江湖，致使家门迭起惊变，父因之失官，母亦饮恨而终，骨肉情乖，闺门难住，不得已，藉往妙峰山还愿，投崖以遁世。出京之后，虽难忘旧情，又至罗小虎处，于草庐内，明月良宵，一温绮梦，然翌晨即绝裾而去，盖心虽犹恋，而母命难违，殊不能以千金之躯永为盗妇也。由此南下，飘流大江南北半载，孤剑单骑，到别处亦落落无偶。其后又因事西往，拟于草原沙漠间作久隐之计。此“书”即系由其途中叙起。

在中国西北部甘凉大道上处处是雄关要隘，大山长河，地极辽远，路极难行，当地的人民大都依山凿穴而居，贫穷殊甚，只有张掖(甘州)、武威(凉州)两个地方，因系商旅麇集之所，所以还比较殷富，但在清朝中叶的那几年，此地又遭大旱，且因边疆多事，盗贼蜂起，以致这两个地方也荒凉不

堪。

时在严冬连日大雪，靠近甘峻山的张掖城天气极为寒冷，北风虎虎，触面如割，连那最不怕冷的骆驼，都卧在店房的圈里缩成了一团。然而这时的人，无论城里城外，是穷人是富人，却都有点兴奋，市街铺户也都摆出香烛果供来，牛羊肉、米面等等都比往日预备得特别丰富，购主也特别的多，一般人披着老羊皮袄，脚下踏着深雪，无论如何也拿出点钱采办一点，且有的手里提着几挂爆竹——这在平常决不会买的，现在因为是新年快到了，大家才这样忙忙碌碌。

可是开店的人倒显得清闲，因为平常往来的客旅此时早已各自回家度岁，买卖也都结账了，除了街上那些应时的买卖，谁也不再交易，所以东门外最大的那家店房“来安店”现在住着不到十个客人，说个准数目吧，连那在这儿已住了半年多贫无可归，早先住北房现在被店房赶到存马粪的小屋里的韩秀才都算上，一共还有五个人。

韩秀才会看病，店里今年的春联要他书写，所以大概暂时他不至于被撵出了。还有是那倒霉的拉骆驼的黑三，因为他一共有四只骆驼倒有两只生了病，死也不死，走又不能走，只好让他也蹲在这儿过年，好在他跟店主人是乡亲，又不是白住着，扫雪、铲煤、挑水那是他的事，他还会帮助包饺子。

此外就是北屋了，这可了不得，住的是一家官眷，是一位太太带着个仆妇，老爷没跟着，还有一位老家人，是另住在一间屋里。

不过要提到了这家官眷，说这店里只住着五个客人可又不对，因为那位太太的屋里还常常“哇啦哇啦”的有才满月的小孩儿哭，太太反倒骂：“该死的！不要你你偏来！把你抛在雪里冻死去吧！你不会给我带来什么福气！”仆妇又总是劝，太太又说的是南几省的话，声调极高极尖又极难懂，半夜里也是这么嚷嚷，闹得店主人时常睡不着。而且这位太太又是很年轻的太太，风流俊俏在本地里找不到，黑三只看见过一回，他就有点色，……连他的病骆驼也都忘了，而其余的几个伙计也都不敢在当院里撒尿了。

老家人是姓方，由他们太太呼他时，知道他叫方福，他是个五十多岁又矮又瘦的老头儿，胡子快白了，可见得劳心，鼻子却是通红，又好饮，几乎整天在柜房里坐着，因为他怕冷，柜房比他住的屋子暖得多，他离不开酒，而这里的店主人是酒泉县的人，有个外号又叫“醉老财”，两人喝着酒时，方福就常发牢骚，说：“要不是我跟了我们这位二太太，那能够在这地方过年呢？”

原来方福的主人是方知府，河南人，举人出身，作了两年安西州，新近升任凉州府，方知府本来有两位太太，大夫人是原配，因为夫妻都有四十多岁了，只有五位千金，却没有一个男孩，所以就纳了一妾，希望能得一位公子，好接续香烟，这位二太太本是甘肃抚台刘大人家里的丫环，而且是由刘大人家乡江南徽州府带来的，平日侍候抚台甚为得赏。

但因为方知府是刘抚台的门生，而且官运甚旺，膝下正虚，所以抚台才把最得力的也最美貌的丫环给了他，为的是

给他延嗣。这个丫环就是现住在店房里的太太，她在抚台家里得宠惯了，而且又有个势力的后台，一跟了方知府，就想把那正太太压下去，可是正太太又有五位小姐助威，她却没一个亲近人，她就极力拉拢仆妇。

仆妇秦妈三十来岁，是个很诚实的人，受过她的几次小恩，就已对她很好了，但是她想指挥秦妈来跟正太太打架，人家却又不干，因此她还是不能敌，还是压不下去那正太太。所幸今年她已身怀有孕，心中很欢喜，求神拜佛保佑她生个男孩，因为那样一来她的地位无形中就高了起来，那专会生养姑娘的正太太自然得退避三舍，而让她擅宠专房。所以她自证明有孕之后，就特别地谨慎护防，连大步儿也不敢迈。

方知府也很喜欢，仿佛太太的怀里放着个宝贝，不几时就要掏出来了，就可以光耀全家，并且胎儿在母怀七八月时，他多年没升，如今忽然又升任了凉州府的美差，这更是大喜之兆，更得算是二太太肚里的那个小孩给带来的福，不过倒因此发生了一个难题，就是方知府必须去上任，但安西离凉州这条路程也有几百里，坐轿车穿山越岭的实在容易伤了胎，伤了这未出世的宝贝。方知府非常作难，倒是二太太自己出的主意，她愿意一人留在这里，等着生了儿子之后，次年春天，她再抱着小少爷去到任上。

她一点也不嫉妒，眼看着正太太带着一群小姐随老爷去走新任，她这儿就留下女仆秦妈、老家人方福，预备到时给她接喜。她天天打卦占卜，都说是必定生一位小少爷，而且是文曲星转世，将来能中状元，但是一日一日地她的肚子

上膨，肚皮往下坠，及至落生的那一天，却大失所望，原来她制作的这个跟正太太所制作的那五位一样，是老爷所最讨厌的，还是一个姑娘！

二太太真伤心极了，同时又生气，就想：早知道是她，我早就跟老爷上任去啦！在半道要小产了这倒省得她来世气人，这有什么脸抱了去见老爷呀！一见了他的面，他还不是立时就皱眉跺脚！……可是又没那狠心把亲生的女儿掐死。但是新年将近了，她不甘心孤零零地在这儿过年，她嫉妒正太太在那边新任上的欢乐、团聚。她也不顾寒风、长途，就叫方福雇了车，带着秦妈，用棉被包裹着才满一月的不作脸的小女孩，离了安西州，要于年前赶到凉州。

不想，走在这里就为大雪所阻，这雪弥天盖地，已经连下了二日，他们由安西州坐来的那辆车放在当院中，院子的雪时时由黑三扫除，可是还是将车轮埋没下半尺，骡子是跟四只骆驼爬在一块儿，那里上面虽有草棚，可是也快被雪给压塌了。赶站的人是往本城住的亲戚里过年去了，反正他放心的，这场雪再下三天也未必停，路上别说骡子拉站，就是让象来拉站也是走不动，就是雪消了之后，那满路污泥，行人稀少，往东边祁连山那一带又不平静，赏他十两金子他也不敢走，所以赶站的安心过年去啦，拿着支用的一半车钱赌去啦。

这里只是方福在发牢骚，店主人醉老财跟他一边饮着酒一边谈闲话，炕头上三个伙计都是盘腿大坐，在那儿斗纸牌，里首就通着厨房，黑三在那儿下面，有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

名叫秃子的坐在地下拉风匣，风匣“呼哧呼哧”的响，炉里烧的炭就发出青色的火焰，照得那烟熏了的墙一亮一亮地，外屋柜房可燃点上灯了，并且因为年底的关系，醉老财也不在灯油上打算盘了，他又加了一只灯，屋中是相当的亮，但外面也不太黑，因为天空正降着阵阵的白雪。

这时甘州城显得格外荒凉，所有铺户都已上了门板，街上几无行人，偶然有一两声爆炸声，也不知发于何处。由此往东的那股大道，更已被雪封埋，白天连乌鸦都不往那里飞，此时，连只狐狸也不往那里走，那边已如一条死径。但是，忽然有个东西从那边来了，这个东西的背上还驮着几件东西，走得虽然慢，可是仍能看得出这是个极矫健的东西，它四蹄挠起了地下的厚雪，飘溅起来如雾一般，它嘴里喷着一遍遍的白气，并发出呼呼的喘声，天冷它却全身流汗，鹅掌大的雪花到了它的身上能立时融化，它原就是一匹马这倒不足为奇，马上的人却堪令人惊异。

本来这大雪直下，从远路来简直没有人，何况天色又这么晚，又是个单身人，这人在马上一阵阵的哼哼，像染着重病似的，马就渐渐地来到临近了。这东门外大街上，十家倒有八家是店房，而以这来安客店的门面最大，最为显眼，所以这骑马的人来到门前就止住，她呻吟着喘了喘气，然后慢慢地下了马，牵着马进了半扇还没关的店门，她看见了柜房中的灯光，就大声喊：“店家！店家！”喊了几声，屋里没人听见，她便急喊，她的声音相当尖而且急。

此时柜房里，方福剥着盐煮干蚕豆，就着白酒干喝，说：

“掌柜的你说是不是？人一无儿都不要紧，就是千万别弄个小婆子，弄上了小婆子，家中永没个安静！”

醉老财也笑着说：“都不怪，就怪你们老爷。他命中无子就别强求，这样，我看他再娶上八个，也还是净生女儿，家里就成了女儿国啦！”正说到这里，仿佛听见窗外有人说话，赶紧就摆手说：“黑三！秃子！你们停一停，听听！”

黑三手里拿着面发怔，秃子又响了两下风匣，也就停住了烧火。炕上坐的那三个人也各自拿着牌，往外去听。方福还笑着说：“没有人说话嘛！”

可是这时窗外叫着：“店家！伙计！”声音细弱，一听就知道是个女子，黑三一吐舌头，把面放下了。醉老财却亲自起身，把屋门推开，屋外的一阵寒风吹进来，屋里的灯光同时射到外面，只见那牵马的人，是细高的身材，披着个麻色的大斗篷，他也没细看是男是女就说：“要住店吗？不行啦！到了年底啦，伙计们都回家啦！到隔壁去吧！”

他刚要闭上屋门，外面却急躁地说：“快！快！给我一间干净的房子！……”接着是呻吟，连炕上的三个人都站起来了，一齐惊愕着说：“是怎么？是受伤吗？……”

醉老财屋门一松手，门叭的一声被风吹得大开，灯光全射到外面，就见那穿黑斗篷的人已撒了马缰，坐在雪地上，醉老财可真大吃一惊，不敢出屋子了。

那黑三两只沾了白面的手却抄了灯跑了出来，屋里的人连方福全都跑出来看，黑三大声问：“喂！你怎么？”北屋的孩子又哭起来，风吹着灯，呼呼地起了半尺多高的火苗，只见

雪地之上坐着的这人，头上蒙着青绸帕，连斗篷，多半已被雪染白，却是一个妇人。只见她蓦地把头一抬，厉声说：“你们这些个人出来瞧我干吗？快给我找间房子！我有病！”

手拿着灯的黑三眼睛都直了，因为他离这妇人最近，他瞧出这妇人是瘦脸纤眉眼，吓！这份模样比北房住的那位官二太太可又俊得多啦。他问醉老财说：“人家是个屋里人，又有病，就留下吧，你们这儿又不是没有房子！”

醉老财摆着双手说：“你别多说话！留住个人倒不要紧，可是……”他弯着腰向地下坐的少妇，说：“你是从哪儿来的呀？得的是什么病呀？现在是年底，谁也不愿自找麻烦。”

地下坐的少妇突然一挺腿就站起身来，她直瞪着圆亮的眼睛，以更急尖的声音说：“你们就不必多问！快给我找一间房子！我也用不着你们这儿的伙计侍候，附近有接生婆没有，快给请一个来！”她这样直着腰清脆脆地说着话，可就显出她那隆起的腹部来，连大斗篷似乎都难遮住，真得快请收生婆了！

说完了话，她又一阵腹痛，急忙将腰弯下，醉老财心说：不好！我这儿要双喜临门，又得添个搅我睡觉的！黑三上前要搀，可又怕自己的这只面手脏了人家的斗篷，斗篷是青绸面的，里子大概是火狐。

大家都更发怔，谁也不是收生婆，这号儿买卖谁都不敢接，可是这时那位官儿太太跟秦妈都一齐闻声出屋，秦妈冒着雪跑来问：“谁要请收生婆？”有个伙计说：“得啦！来了堂客就好办啦！”秦妈赶紧过来搀少妇胳膊，又问说：“几个月，够

月份了吗？怎么就只你一个人呀？”

少妇却叹了口气，她一手抚着肚子，一手仍拿着马鞭，脸如白纸，摇摇头说：“不必多问！快给我找房子吧！”

方福劝着醉老财说：“反正这件买卖你今天是推不掉啦！得啦快给人家找房子，如果能在你这儿养个胖小子，过年你的买卖必定更得兴旺！”醉老财皱了皱眉，叹了一口气，只好叫伙计给东屋点上灯，烧上炕。

秃子上前卸马，黑三去搬行李，马上是两只大包裹，上面满挂着雪，黑三用手一搬，却吃了一惊，原来里边真沉，心想：装的都是些什么好东西呀？秃子也嚷了一声：“宝剑！”原来鞍边确实是有一口宝剑：鲨鱼皮鞘、青穗子。

此时秦妈已搀着那少妇往东屋走去，一看背影，醉老财却又吃一惊，只见这少妇虽然身孕好重，但踏雪迈步，一点也不像秦妈那样的扭扭捏捏，原来是大足，这人是男是女此刻都成了疑问，而胭脂色的马、宝剑、大包袱更是令人惊异。

一个伙计进那屋去点灯烧炕，黑三提着两只沉包裹，把灯交给另一个伙计，而秃子搬鞍毡、牵马，剩下的一个伙计跟方福、醉老财，却都面面相望，觉着这人的来历实在可疑，他们进了柜房悄声谈论去了。

此时院中的雪仍然落着，那秦妈已将少妇搀到东屋里，东屋是很小的一间屋子，四壁皆是黄土垒成的，并在墙上掏了几个方形的深洞，是为客人存放东西之用，就仿佛壁橱似的。四壁萧然，除了炕上的一张芦席、一块砖头，壁上挂着一只

半明不灭的油灯之外，就别无什物。

外边有个窟窿通到炕里，炕里早就堆好了晒干的马粪了，从窟窿进了燃着了的干草，立时炕里就着起火来，炕缝冒出了乌烟臭气，一霎就充满了室内，刺激得秦妈不住的咳嗽，那少妇却发怒起来，嚷着说：“这是什么屋子？我本来住在东边的村里，因为那村里的人家都太穷，请收生婆得走出七八十里地，我才到你们这儿来，听说是什么金张掖、银武威，你们这儿是个大城，店房最宽绰，办什么事也都方便，没想到你们这儿……”

店伙也在浓烟里咳嗽着，回答着说：“这条街上数我们这家店最大了！城里还有几家，比我们这儿好，可是太贵！”少妇说：“只要房子好，无论多么贵我也住，你们这是什么店？”

此时黑三提着两只沉包裹冲进浓烟里来，色迷迷地打算跟这位将要生产的少妇套套近，就笑说：“大嫂！你就将就些吧！这大年底，店里本来就不收住啦，我也是这儿住的客，刚才我给您说着，才……才叫您在这儿住，房子又是间青龙房子，最吉利，准保叫你平平安安在这儿生下个胖娃娃，跟个小老虎似的。”

不料吧的一声，一个嘴巴打在他的脸上，他虽然没想到少妇会打他，可是刚才他看见少妇的两只细手儿，心里就曾一动，想着：若叫这样的细手儿拍在脸上一下，那才解痒呢！可是没想到这一下拍得太厉害了，就像他早先被骆驼踢过一下的那般疼，他不由得哎哟一声喊，一只包裹才搁在炕上，另一只包裹可就抛在地下，把他打得抚着脸发怔。

秃子送进那口宝剑来，搁在炕上，拉着他就走，说：“面都煮烂啦！这种事用得着你忙吗？”黑三被秃子拉出去了，大门开着，倒使屋中的烟气渐渐散出，对面的人已能看出服侍她的这个妇人衣饰很是整齐，而且劝他息怒，说：“身子重的人不应当生气，这儿的店房都是这样，您要什么，他们都能预备，可是都得另外出钱。”说话温和而有礼貌，不像是店里的内掌柜的，或是什么村野的妇人。

少妇遂也温和地说：“你是这店里干吗的？”秦妈说：“我是个侍候官太太的，我叫秦妈，跟着我们太太上路，就被雪阻在这儿了，住了两天啦。这位太太……”她掀开这少妇胸前紧掩的斗篷，看了看，就问说：“快了吧？您觉得怎样？”少妇面容愁戚，微微地叹气，说：“既然咱们在此相遇，也算有缘，你们帮助我……唉！我想不到我竟至于此！……事后我一定要重谢你！”秦妈连连说：“不算什么，您放心吧！我一定能服侍您，我们老爷有两位太太，我就服侍过她们三个月子啦。”

忽然看到了这位少妇的一双大足，青鞋上沾着许多泥雪，她就问说：“您是北京人吧？您是在旗吧？怎么这样重的身子，家里怎叫您一个人出门呀？……”她带着惊奇地问。

少妇却自称婆家姓春，娘家姓龙，皱着眉沉吟了一会说：“我的男人是个当官差的，因往迪化上任，半路上遇着风雪，走迷失了！”

“我再也无处去寻找他们了，又因身怀有孕，分娩在即，所以才来到这里。劳你驾吧，你先把我的包裹打开，那里边

有一床被给我铺在炕上吧！”

秦妈听了叹息着，又答应着，就把炕上的这只包裹打开，只见里边尽是一些黑色的衣服鞋袜，不像是妇女穿戴的，里边还有个沉重的小包儿，像是许多银两。秦妈往旁推了推，不防叭哒一声，从衣服里掉下一个东西，却是一只很小的弩弓。秦妈也没介意，连宝剑带包裹全都推到一边，又由地下提起那只包裹来，这只更沉，打开，见有一份很新的，布面而且是绸里的棉被，被里也裹着个小包裹，特别重，也像是银两，秦妈把棉被平铺在炕上，用一只包裹作为枕头，她服侍这位春龙娘子在炕上卧好。

此时炕已烧得渐热，屋里也渐暖，秦妈刚要去关屋门，就见她们的二太太踏着雪走来，悄声向她问说：“生了没有？是男孩子是女孩子？”秦妈笑着说：“哪能这么快呢？看这样子得一些时候，这位太太姓春，是旗人，……”

二太太进屋来，面上含笑，似乎特别的喜欢，尤其特别注意炕上卧着的少妇的模样和身孕的情形，秦妈随手带上门，就给她们二太太向炕上卧的人引见，春龙娘子也没起身，只是口中道谢，又求秦妈快去给她找个接生婆来。

二太太坐在炕边，笑着跟春龙娘子说闲话，就挥手命秦妈出去，吩咐她三件事：第一由她的屋里再取一床棉被来给这位太太盖上，第二快叫店家烧一碗热面汤，打上两个鸡蛋最好，第三赶快去请个本地最有名的接生婆。她又安慰春龙娘子，说：“不要害怕！有我们帮助一定能叫你平平安安地生下小孩。”秦妈在旁也说：“我们二太太也是刚出月子。”二太太

却瞪了她一眼，说：“我刚才吩咐你什么？你就快办去吧！这时候你还在这儿闲搭言，耗工夫？快去！”秦妈赶紧出了屋，她先取来一床很厚的红缎棉说，上面还有小孩的尿迹，又出去了。

这时厨房里大家都正在吃面，并乱猜着突来的这个孕少妇是什么人，黑三也不下面了，他蹲在厨房的一角，拉着脸生气，秃子在笑他。

方福还照旧地饮酒，醉老财却顿脚，摔酒杯，说：“这决不是一件喜事，她若真是个女强盗，不等出月子她就会犯案，若叫我在大正月的再赔着吃上一件官司，那才，那才，倒霉极啦！”

韩秀才永远抱着火炉子不肯离开，因为他的夹大褂太为单寒了，他摇着头说：“不至于！你们别胡乱疑惑，刚才我在窗外偷听见了，她跟秦妈说话，说她是个旗官的太太，因为走迷了路才来此，千万别胡乱疑惑，也别怠慢她，明天她的男人就许找了来，大年底的，你们叫她出双份的房钱才行，我还想送她一副喜联呢，也要跟她要点喜钱。”

这时秦妈就走进来了，叫他去找接生婆，醉老财却又跺脚说：“这时候！哪儿给她找接生婆去？人家都预备过年，家里供上神啦！人家还能几个钱，又出来？大年底的谁不讨吉利？谁能像我这样倒霉？黑兰那王八蛋要不是他在旁边多嘴，我决不会留下！”

旁边方福倒是明理，他连连摆手说：“这可使不得！你要是不去找接生婆，倘或那女人生得不顺利，连娘带子死在你